

文白对照

二十五



精化十

三环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 刘文武 吴宁欧

封面设计 郑在勇

文白对照二十五史精华

本书编委会编

(全 三 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河北乐亭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1/16 261印张 字数:7338千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80590—564—9/I·49

定价:265.00元(全三册)

成宗后卜鲁罕传

——《元史》卷一一四

【说明】元成宗皇后伯岳吾氏名卜鲁罕，驸马脱里思之女。成宗即位初，立为皇后。成宗多病，得居中用事。尝谋贬成宗兄答刺麻八剌妻、子于怀州（今河南沁阳）。成宗卒，与左丞相阿忽台等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自己临朝称制。右丞相哈刺哈孙迎答刺麻八剌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至京，发动政变，她被贬于东安州（今河北安次西）。后被杀。

成宗皇后名叫卜鲁罕，伯岳吾氏，是驸马脱里思的女儿。成宗元贞初年，立为皇后。大德三年十月，授以册宝。成宗身体多病，卜鲁罕皇后居于宫中，掌握大权，信任宰相哈刺哈孙。大德年间的朝政，人们都说公平合理，全是出自卜鲁罕皇后的决断。京城创建万宁寺，其中塑造了秘密佛像，形状丑恶怪诞。卜鲁罕皇后用手帕把它们的脸蒙起来，不久又传旨将它们销毁。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奏上尊号，成宗不予批准。成宗到了上都，卜鲁罕皇后也亲自奏请。成宗说：“我病了很长时间，国家大事有很多都废弃没有举行，哪还能再管这样的小事呢？”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大德十年，卜鲁罕皇后曾经密谋贬黜成宗次兄答刺麻八剌的妃子答己和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前往怀州。第二年，成宗驾崩。当时答刺麻八剌的长子海山在北边统兵，卜鲁罕皇后害怕他如果回来，一定会报复原来的仇怨，就下命令征召安西王阿难答失里前来京城，打算立他为帝。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怀州进京，发动政变清除宫禁，杀掉了安西王以后，给卜鲁罕皇后捏造了私通罪名，将她外迁到东安州居住。

【原文】

（张帆译）

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之女。元贞初，立为皇后。大德三年十月，授册宝。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信任相臣哈刺哈孙，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省院台臣奏上尊号，帝不允。车驾幸上都，后方自奏请。帝曰：“我病日久，国家大事多废不举，尚宁理此等事耶！”事遂寝。大德十年，后尝谋贬顺宗妃答吉与其子仁宗往怀州。明年，成宗崩。时武宗在北边，恐其归，必报前怨。后乃命取安西王阿难答失里来京师，谋立之。仁宗自怀州入清官禁，既诛安西王，并构后以私通事，出居东安州。

顺帝后完者忽都传

——《元史》卷一一四

【说明】元顺帝皇后奇氏，名完者忽都，高丽人。家世寒微，入宫，以颖黠得幸于顺帝，册为第二皇后。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干预朝政，屡与皇太子策划内禅，未成。至正二十五年（1365），正式立为皇后。明军入大都（今北京），随顺帝北逃，不知所终。

顺帝皇后奇氏，名叫完者忽都，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庭出身寒微，由于奇氏的地位才贵盛起来，祖先三代都被追封为王爵。起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儿将奇氏作为宫女进献上来，负责供给茶水，服侍顺帝。奇氏性情聪颖机灵，逐渐得到顺帝的宠信。后来皇后答纳失里骄横妒忌，屡次责打、羞辱奇氏。答纳失里被杀害后，顺帝打算立奇氏为皇后，丞相伯颜力争，表示不同意。伯颜罢相以后，沙刺班于是奏请立奇氏为第二皇后，住在兴圣宫，改徽政院的名称为资正院。

奇皇后闲居无事的时候，就取来《女孝经》和各种史书，谘访询问历代皇后中品行贤淑的人，作

为自己的效法对象。全国各地进贡的物品中，遇有珍馐美味，都要派使臣先拿去奉献给太庙，然后才敢食用。至正十八年，京城发生大饥荒，奇皇后下令由官方煮粥，供饥民取食。又拿出金银、粮食、丝绸，委派资正院使朴不花在京城十一门外面修建坟墓，掩埋死者遗骸十多万具。并让僧人筹办水陆大会，超度亡魂。当时顺帝颇为荒废政务，奇皇后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于是策划进行内禅，派朴不花把这一意图告诉丞相太平，太平没有表态。又把太平召到宫中，奇皇后亲手端酒赏赐给他，再次提出上述请求，太平仍然模棱两可。由此奇皇后和太子对太平怀恨在心。而顺帝也知道了奇皇后的意图，一怒之下疏远了她，两个月没有同她见面。朴不花因为奇皇后的缘故得到宠幸，后来遭到弹劾罢黜。奇皇后暗示御史大夫佛家奴，为他辩护平反。佛家奴又打算再次劾奏朴不花，奇皇后得知，反过来唆使御史弹劾佛家奴，把他贬谪到潮河居住。

起初，奇氏族人留在高丽的，倚仗奇皇后的权势，骄横不法。高丽王大怒，把他们全杀掉了。至正二十三年，奇皇后对皇太子说：“你为什么不为我报仇呢？”于是立高丽王族中留在京城的一个人高丽国王，以奇氏家族的儿子三宝奴为世子。派遣同知枢密院事崔帖木儿为丞相，调集一万兵马，并招引日本倭兵，共同前往高丽扶立新王。军队渡过鸭绿江，遇到四周埋伏的高丽士兵，一败涂地，只剩下十七个人骑马逃回来。奇皇后非常羞惭。

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孛罗帖木儿举兵进犯京城，皇太子出逃到冀宁，下令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发怒，唆使监察御史武起宗弹劾奇皇后干预外朝国政，奏请顺帝把奇皇后迁出宫外，顺帝没有答复。二十五年三月，孛罗帖木儿假传圣旨，将奇皇后软禁在诸色总管府，命令他的党羽姚伯颜不花在外看守。四月庚寅日，孛罗帖木儿威逼奇皇后回到宫中，取出印章，然后伪造奇皇后的书信征召皇太子。奇皇后仍旧回到软禁的处所，后来又几次向孛罗帖木儿进献美女，过了一百天，才返回宫中。到孛罗帖木儿死后，顺帝征召皇太子回京城。奇皇后传旨，命令扩廓帖木儿率兵随从皇太子进城，打算胁迫顺帝禅位。扩廓帖木儿明白她的意图，率军走到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就把军队遣回军营。皇太子于是又对他心怀不满。这件事又见于《扩廓帖木儿传》。

适逢皇后伯颜忽都去世，十二月，中书省奏言：奇皇后应该进为正式皇后，顺帝没有答复。又奏请改资正院为崇政院，同时负责中政院的事务。于是顺帝正式把皇后册宝颁授给奇皇后。册文写道：“坤在乾之下，人间联系以夫妇最重要；皇后为天下母，帝王风化要从家庭开始。这方面的常规典礼，古往今来都很重视。你、肃良合氏，出生在有名的家族，前来在朕身边侍奉。勉励警戒，相辅相成，从早到晚都很辛苦；恭敬节俭、督率下人，已经经历了许多年。先前生的皇子已成为国家储嗣，现在皇孙也已在宫中降生。中宫皇后的重要位置，正应授予这样贤淑的元配。宗戚大臣，都异口同声加以请求；后宫嫔妃，也都翘首盼望进行拥戴。而能一再谦让推辞，尤其值得嘉奖崇尚。现在派遣摄太尉某人秉持节杖，授给你玉册玉宝，立你为皇后。唉！要谨慎地修治后宫事务，更加发扬你辅佐的忠心；显著地延续美好名声，共同保持我们长久的福祉。接受这项光荣的诏命，使我们的福寿繁衍无穷。”至正二十八年，奇皇后随从顺帝北逃。

(张帆译)

【原文】

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微，用后贵，三世皆追封王爵。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为宫女，主供茗饮，以事顺帝。后性颖黠，日见宠幸。后答纳失里皇后方骄妒，数笞辱之。答纳失里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颜争不可。伯颜罢相，沙剌班遂请立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正院。

后无事，则取《女孝经》、史书，访问历代皇后之有贤行者为法。四方贡献，或有珍味，辄先遣使荐太庙，然后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饥，后命官为粥食之。又出金银粟帛命资正院使朴不花于京都十一门置冢，葬死者遗骸十余万，复命僧建水陆大会度之。时帝颇怠于政治，后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遽谋内禅，遣朴不花谕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复召太平至宫，举酒赐之，自申前请，太平依违而已，由是后与太子衔之。而帝亦知后意，怒而疏之，两月不见。朴不花因后而宠幸，既被劾黜，后讽御

史大夫佛家奴为之辩明。佛家奴乃谋再劾朴不花，后知之，反嗾御史劾佛家奴，谪居潮河。

初，奇氏之族在高丽者，怙势骄横，高丽王怒，尽杀之。二十三年，后谓皇太子曰：“汝何不为我复仇耶？”遂立高丽王族人留京师者为王，以奇族之子三宝奴为元子。遣同知枢密院事崔帖木儿为丞相，用兵一万，并招倭兵，共往纳之。过鸭绿水，伏兵四起，乃大败，余十七骑而还，后大惭。

二十四年七月，李罗帖木儿称兵犯阙，皇太子出奔冀宁，下令讨李罗帖木儿。李罗帖木儿怒，嗾监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挠国政，奏帝宜迁后出于外，帝不答。二十五年三月，遂矫制幽于诸色总管府，令其党姚伯颜不花守之。四月庚寅，李罗帖木儿逼后还宫，取印章，伪为后书召太子。后仍回幽所，后又数纳美女于李罗帖木儿，至百日，始还宫。及李罗帖木儿死，召皇太子还京师，后传旨令扩廓帖木儿以兵拥皇太子入城，欲胁帝禅位。扩廓帖木儿知其意，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军还营，皇太子复銜之。事见扩廓帖木儿传。

会伯颜忽都皇后崩，十二月，中书省臣奏言，后宜正位中宫，帝不答。又奏改资正院为崇政院，而中政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册宝，其册文曰：“坤以承乾元，人道莫先于夫妇；后以母天下，王化实始于家邦。典礼之常，古今攸重。咨尔肃良合氏，笃生名族，来事朕躬。儆戒相成，每勤于夙夜；恭俭率下，多历于岁年。既发祥元子于储闈，复流庆孙枝于甲观。眷若中宫之位，允宜淑配之贤。宗戚大臣，况僉言而敷请；掖庭诸御，咸倾望以推尊。乃屡逊辞，尤可嘉尚。今遣摄太尉某持节授以玉册玉宝，命尔为皇后。于戏！慎修壶政，益勉尔辅佐之心；昭嗣徽音，同保我延洪之福。其钦宠命，以衍寿祺。”二十八年，从帝北奔。

木华黎传

——《元史》卷一一九

【说明】木华黎(1170—1223)，蒙古军大将。足智多谋，精于骑射。早年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誉称“四杰”之一。后率军攻取金辽东、辽西地区，战功卓著。1217年被成吉思汗封为太师、国王，全权指挥攻金，连破河北、山西、山东省大部分重要城市。后病故于山西闻喜。

木华黎，姓札剌儿氏，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阿难河水的东岸。父亲孔温窟哇，以邻里亲戚的缘故供职于太祖麾下。跟从平定篋里吉，征讨乃蛮部，屡立战功。后来乃蛮部再次叛乱，太祖与手下六个骑士逃走，半路上没有东西吃，孔温窟哇抓来一只正在水边的骆驼杀了，烧烤后给太祖吃。追兵眼看就到了，而太祖的坐骑倒毙，其余五个骑士面面相觑，惊愕不已，孔温窟哇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太祖，只身抵挡追兵，战死，太祖幸免于难。

孔温窟哇有五个儿子，木华黎是他第三个儿子。出生时有白色的气弥漫于帐中，神巫非常惊异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孩子。”等他长大以后，性格沉稳坚毅，足智多谋，长了一双猿猴般的长臂，擅长射箭，力挽二石的强弓。与博尔朮、博尔忽、赤老温侍奉太祖，都以忠诚勇敢被人们所称道，号称“掇里班曲律”，就是汉语“四杰”的意思。

太祖曾经作战失利，正赶上天降大雪，迷失了军帐所在地，夜里躺在草丛中。木华黎与博尔朮张开毛毡，站立在雪地中，为太祖遮蔽风雪，一直到天亮始终一动不动。一天，太祖率三十余个骑兵行走于山谷之间，回头对木华黎说：“此地如果遇到强盗，应当怎么办？”回答道：“请让我用身体来挡住他们。”一会儿，强盗果然从树林中突然杀出，箭如雨下，木华黎弯弓搭箭，三箭射中三个人。强盗头高声叫道：“你是谁？”回答道：“木华黎。”慢慢地解下马鞍持在手中，护卫着太祖的身体冲出树林，强盗们也退去。

试读续克烈王可汗与乃蛮部相互仇杀交战，向太祖求援。太祖派木华黎和博尔朮等人去援救他，在按

台之下全部杀死了乃蛮的人马，缴获了甲仗、马牛而返回。不久，王可汗阴谋袭击太祖，他的部下拔台得知此事，秘密地报告了太祖。太祖派木华黎挑选精锐的骑兵夜里冲进王可汗的营地大砍大杀，王可汗逃走死亡，各部落的头领们闻风而降。

是年丙寅，太祖即皇帝位，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木华黎、博尔朮为左右万户。从容安详地对他们说：“国内得以平定，你们出力最多。我同你们就好象车有辕子，身体有胳膊一样。你们一定要深切体会这一点，不要改变当初的心念。”

金国投降过来的人，都说他们的皇帝完颜璟杀戮宗室亲属，荒淫无道且日甚一日。皇帝说：“我出兵有了正当的名义了。”辛未，木华黎跟从皇帝讨伐金国，直逼宣德，于是攻克德兴。壬申，进攻云中、九原诸郡，攻克了它们。进军包围抚州。金兵号称四十万人马，在野狐岭北面摆好阵势。木华黎说：“他们人多我军人少，不拚力死战，就不会轻易地击败他们。”率领敢死队员，跃马横枪，大声呼叫着冲入敌阵，皇帝指挥各军一起进攻，大败金兵，追杀至浚河，长达一百里的道路上布满了僵硬的敌尸。癸酉，木华黎率军攻打居庸关，该关城墙坚固，无法攻入，派遣别将阔别率领兵马直奔紫荆口，金国左监军高琪领兵前来拒战，不战而逃，于是拔下涿州。因此又分兵攻克了益都、滨、棣等城，于是部队进驻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部下前来投降，木华黎上奏皇帝，一起任命他们为万户。

甲戌，跟从皇帝包围燕州，金国皇帝请和，返回北方。皇帝命令木华黎统帅各军出征辽东，进抵高州，卢琮、金朴率城投降。乙亥，部将萧也先献计平定了东京。进攻北京，金国守将银青率人马二十万拒守花道迎战，打败了他，斩首八万余级。城中粮尽，契丹族士兵杀出关来投降，木华黎率军进逼城下，银青的部下杀死了他，推举寅答虎担任主帅，于是率全城投降。木华黎认为他投降慢了并十分生气，想活埋了他，萧也先说：“北京是辽西的重镇，人家已经投降却要活埋他，以后还会再有投降的人吗？”木华黎听从了这个意见。上奏皇帝，让寅答虎留守北京，任命吾也而代理兵马都元帅在此镇守。派遣高德玉、刘蒲速窝儿去招降兴中府，同知兀里卜拒绝投降，杀了蒲速窝儿，高德玉逃走免于死。没过多久，兴中府的官吏和人民杀了兀里卜，推举当地土豪石天应为主帅，率全城投降，木华黎又进奏皇帝，任命他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锦州的张鲸聚集人马十余万，杀死节度使，自封为临海郡王，于此时前来归降。皇帝诏令木华黎，委任张鲸统帅北京十提控的部队，跟随掇忽阑南下征服尚未归附的州郡。木华黎暗中察知到张鲸有谋反的意图，请求皇帝派萧也先监视他的部队。进至平州，张鲸声称有病，滞留不前，又计划逃走，监军萧也先把他绑送到皇帝所在的地方，处死了他。张鲸的弟弟张致对他哥哥被杀十分愤恨，便占据锦州反叛，攻略平、滦、瑞、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领蒙古不花等部数万人马进讨张致，各州郡多杀死张致所任命的官吏而出降。木华黎率军进逼红罗山，主持杜秀投降，木华黎上奏皇帝，任命杜秀为锦州节度使。

丙子，张致攻陷兴中府。七月，木华黎率军兵临兴中。先派吾也而等人攻打溜石山，告诉他说：“现在如果急攻，贼必派兵来增援，我截断他的归路，这样就可以捉住他啦。”又派蒙古不花屯守永德县东边等候敌军。张致果然派张鲸的儿子张东平率骑兵八千、步兵三万人增援溜石。蒙古不花领兵直奔敌军，派人飞马来报告，木华黎半夜率兵急速前进，在神水县东边与敌兵相遇，夹击敌人。把手下士兵分出一半下马步战，又挑选了数千名擅长射箭的人，对他们下令说：“贼军的步兵没穿铠甲，赶快射他们！”又指挥骑兵一起出击，大败敌军，杀死张东平及士兵一万二千八百余人。拔下了开义县，进兵围困锦州。张致派张太平、高益出城迎战，又被击败，斩首三千余级，淹死的人无法计算。困守了一个多月，张致对手下将校不努力作战恼羞成怒，杀死了战败失利的将领二十余人。高益深深感到恐惧，于是捆绑了张致出城投降，张致被处以死刑。广宁的刘琰、懿州的田和尚投降，木华黎说：“这些叛乱的强盗，让他们活着就无法惩示后人。”除工匠和唱戏的人以外，全部杀了他们。拔除了苏、复、海三州，斩杀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等人率部众十余万，逃入海岛。

丁丑八月，皇帝下诏封他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予他誓券、黄金印说：“你的封国由

子孙相传，世世代代永不断绝。”又把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支部队以及吾也而的契丹、蕃、汉等部队，一并归他指挥。并且告诉他说：“太行山北面，我自己筹划治理，太行山以南，你好自为之吧。”又把自己出行时车驾所用的九游大旗赐给木华黎，并告知诸将说：“木华黎设置此旗发出的号令，就象我亲临到场时发出的号令一样。”于是在云、燕建立行省，以图进取中原。随后从燕州南端进攻遂城及蠡州诸城，攻克了它们。冬天，攻克大名府，于是在东面平定了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戊寅，从西京出发经由太和岭进入河东，攻打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州，全部降服了它们。于是攻占平阳，金国守臣弃城逃走，木华黎任命前锋拓拔按察儿统领蒙古军镇守该城以抵御金兵，任命义州监军李廷植的弟弟李守忠代理河东南路帅府事。己卯，命令萧特末儿等人率部出云州、朔州，进攻并降服了苛岚火山军。任命谷里夹打为元帅达鲁花赤，攻打并拔除了石、隰州，进击绛州，攻克了它。

庚辰，再次从燕州进军攻取赵州，进驻满城。武仙率真定府投降。代理河北西路兵马事的史天倪进言说：“目前中原已经大致上得到平定，但是我军所过之处，无不纵兵抢掠，这不是君王抚慰人民的本意。”木华黎说：“讲得太好了。”下令严禁抢劫掠夺，所俘获的男女老少，一律遣还家园故里，军中从此肃然有序，各地的官吏和百姓非常欢喜。进军至滏阳，金国邢州节度使武贵前来投降，进兵攻打天平寨，攻破了它。派遣蒙古不花分兵攻略平定河北的卫、怀、孟州，进入济南。严实带着所属的相、魏、磁、洛、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前来军营投降。

当时，金兵屯守在黄陵冈，号称二十万人马，派遣步兵二万人袭击济南。木华黎率轻装士兵五百击退了他们。于是会合大部队，逼近黄陵冈，金兵在黄河南岸布下阵势，以示决一死战。木华黎说：“这次战斗不能使用长武器，应当用短小的武器才会取胜。”下令骑兵下马，把弓拉满一齐放箭，自己也下马督战，果然大败敌军，淹死了许多人。进攻楚丘，楚丘城池虽小却十分坚固，四面都是水，木华黎命令各军用草木填塞壕沟，直抵城下。严实率所部将士首先登上城墙，攻克了该城。攻下单州，包围东平，任命严实代理山东西路行省，告诫他说：“东平城中的粮食吃尽，敌军一定弃城逃走，你等待他们离去，立即进城安抚百姓，千万不要使郡县受苦，以免坏了大事。”同时留下梭鲁忽秃率蒙古军三千人屯守。辛巳四月，东平的粮食吃尽，金国行省长官忙古逃奔汴京，梭鲁忽秃半路狙击他，斩首七千余级，忙古仅率数百名骑兵逃去。严实进入东平城，建置行省，安抚当地人民。

在此之前，郡王带孙攻打濬州，没有攻克，到此时木华黎派石天应拔下了濬州。五月，率军返回野狐岭。宋朝涟水忠义统辖石珪前来投降，木华黎任命他为济、兖、单三州都总管，赐予他绣衣玉带，慰问他说：“你不畏艰难，跋涉数千里，仰慕正义而来，一会儿我当上秦皇帝，赐给你高官显爵，你好好地干吧。”宋朝京东安抚使张琳都来投降，授予张琳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之职。郑遵也率枣乡、蓨县投降，把这两县升格为元州，任命郑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秋八月，木华黎跟随皇帝进驻青冢，监国的公主派使者前来慰问，大宴将士，从东胜渡到黄河西岸。夏国的李王请求率五万部众归附。冬十月，再次由云中经过太和寨，进入蔚州，金朝守将王公逃走，任命石天应代理行台兵马都元帅。进兵攻取绥德，击破马蹄寨，距延安五十里处安营住宿。金朝行省长官完颜合达出兵三万在城东布下阵势，蒙古不花率三千名骑兵侦察敌情，飞骑来报说：“敌军看我军人少，有轻敌之心，明日会战，应当开始假装失败再用伏兵取胜。”木华黎采纳了这个建议。半夜率领大部队悄无声息地齐头并进，埋伏在距城东十五里的两条山谷之间。第二天，蒙古不花进兵出击，远远地望见金兵就丢下战鼓、旗帜逃走，金兵果然赶来，这时伏兵杀出，战鼓声声震天动地，万箭齐发，金兵大败，被斩杀七千人，被缴去战马八百匹。完颜合达逃走退保延安，木华黎率军包围延安半个月，没有攻下，就南下攻取了洛川，攻克了鄜州。

北京代帅石天应活捉并押送来金国勇将张铁枪，木华黎责问他为什么不投降，张铁枪厉声答道：“我受金朝的深厚恩德二十余年，现在事已至此，只有一死罢了！”木华黎认为他十分仗义，想解开绳索饶他一命，手下众将对他不肯屈服都十分恼怒，终于杀了他。于是降服了坊州，大宴士兵。得

知金军又重新夺取了隰州，便任命轩成为经略使，于是再次由丹州渡过黄河围攻隰州，攻克了它。留下合丑统帅蒙古军镇守于石、隰之间，授予田雄代理元帅之职。

壬午年秋七月，木华黎命令蒙古不花率军越过秦陇，以扩大声势。视察山川的险峻与平坦，大军取道云中，攻下孟州四蹄寨，把这里的百姓迁移到孟州。拔除了晋阳义和寨，进兵攻克三清岩，进入霍邑山堡，把这里的人迁到赵城县。逼近青龙堡，金朝的平阳公胡天作据守抵抗，部将蒲察定住、监军王和打开山堡大门出降，把胡天作迁到平阳。

八月，有星星白天出现，隐士乔静真说：“现在观察天象，不可出兵征战。”木华黎说：“皇帝命令我平定中原，眼下河北虽然平定，但河南、秦、巩之地还没有攻克，如果因为天象的原因而不进军，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而且违反君王的命令，难道这能算是忠臣吗！”

冬十月，经过晋到了绛州，拔除了荣州胡瓶堡，他的部队所到之处无不望风归附，河中地区长期以来被金国占据，到此时才重新回归。木华黎召见石天应说：“蒲城是河东的要害之处，我选择守将，非你不可。”于是任命石天应代理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平阳李守忠部、太原攸哈刺拔都部、隰州田雄部，一并受其节制。木华黎命令石天应修建浮桥，等大军回师时使用。于是渡过黄河拔除了同州，攻克蒲城，直奔长安。金朝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坚持固守，未能攻克。就拨出部下兀胡乃、太不花所部六千人屯守于此。派遣按赤率三千名士兵截断潼关，于是向西进击凤翔，一个多月也没有攻下，对各位将领说：“我奉命专事征伐，不过几年时间就攻取了辽西、辽东、山东、河北，没费多余的力气；前些天攻打天平、延安，现在攻打凤翔都没有拿下，难道是我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吗？”于是就把部队驻扎在渭水南岸，派蒙古不花向南越过牛岭关，攻占了宋朝的凤州而返回。

当时中条山的盗贼侯七等人聚众十余万，探知木华黎的大部队已经西进，便阴谋袭击河中。石天应派别将吴权府率五百名士兵夜里出东门，埋伏在两条山谷之间，告诫他说：“等贼军过去一半，赶紧出击，我在他们的前面，你攻打他们的后面，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们。”吴权府喝醉了酒没有按时到达，石天应战死。城被攻陷，贼军烧毁屋舍，杀戮抢掠人民，退回中条山。先锋元帅按察儿在途中阻击，打败了贼军，斩首数万级，侯七再次逃去。木华黎下令石天应的儿子斡可继续统领他的部下。

癸未春，部队返回，但浮桥尚未建成，木华黎回头对众将领说：“桥还没有完工，难道能坐着等待吗？”又攻下了十余个河西一带的堡垒。三月，渡过黄河回到闻喜县，病情加重，招呼他的弟弟带孙说：“我帮助国家建立了伟大的功业，穿着铠甲，手执武器将近四十年，东征西讨，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只恨汴京还未被攻下！你要努力啊。”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后来太祖亲自攻打凤翔，对诸将说：“要是木华黎在世，我就用不着亲临此地了！”至治元年，皇帝下诏封孔温窟哇为推忠效节保大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号是忠宣；木华黎为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号是忠武。（金立昕译）

【原文】木华黎，字德刚，契丹人，世居阿难水东。父孔温窟哇，以威里故在太祖麾下，从平麓里吉，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太祖与六骑走，中道乏食，擒水际橐驼杀之，燔以啖太祖。追骑垂及，而太祖马毙，五骑相顾骇愕，孔温窟哇以所乘马济太祖，身当追骑，死之。太祖获免。

木华黎，札剌儿氏，世居阿难水东。父孔温窟哇，以威里故在太祖麾下，从平麓里吉，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太祖与六骑走，中道乏食，擒水际橐驼杀之，燔以啖太祖。追骑垂及，而太祖马毙，五骑相顾骇愕，孔温窟哇以所乘马济太祖，身当追骑，死之。太祖获免。

有子五人，木华黎其第三子也。生时有白气出帐中。神巫异之，曰：“此非常儿也。”及长，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与博尔朮、博尔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称，号掇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

太祖军尝失利，会大雪，失牙帐所在，夜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朮张裘毡，立雪中，障蔽太祖，达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从三十余骑行溪谷间，顾谓曰：“此中或遇寇，当奈何？”对曰：“请以身当之。”既而，寇果自林间突出，矢下如雨，木华黎引弓射之，三发中三人。其首呼曰：“尔为谁？”曰：“木华黎也。”徐解马鞍持之，捍卫太祖以出，寇遂引去。

克烈王可汗与乃蛮部仇战，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木华黎及博尔朮等救之，尽杀乃蛮之众于接台

之下，获甲仗、马牛而还。既而，王可汗谋袭太祖，其下拔台知之，密告太祖。太祖遣木华黎选精骑夜斫其营，王可汗走死，诸部大人闻风款附。

岁丙寅，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华黎、博尔朮为左右万户。从容谓曰：“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

金之降者，皆言其主孛杀戮宗亲，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师有名矣。”辛未，从伐金，薄宣德，遂克德兴。壬申，攻云中、九原诸郡，拔之，进围抚州。金兵号四十万，阵野狐岭北。木华黎曰：“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帝麾诸军并进，大败金兵，追至浚河，僵尸百里。癸酉，攻居庸关，壁坚，不得入，遣别将闾别统兵趋紫荆口，金左监军高琪引兵来拒，不战而溃，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滨、棣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萧勃迭率众来降，并奏为万户。

甲戌，从围燕，金主请和，北还。命统诸军征辽东，次高州，卢琮、金朴以城降。乙亥，裨将萧也先以计平定东京。进攻北京，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拒花道逆战，败之，斩首八万余级。城中食尽，契丹军斩关来降，进军逼之，其下杀银青，推寅答虎为帅，遂举城降，木华黎怒其降缓欲坑之，萧也先曰：“北京为辽西重镇，既降而坑之，后岂有降者乎？”从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也而叔兵马都元帅镇之。遣高德玉、刘浦速窝儿招谕兴中府，同知兀里卜不从，杀蒲速窝儿，德玉走免。示几，吏民杀兀里卜，推土豪石天应为帅，举城降，奏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称临海郡王，至是来降。诏木华黎以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掇忽阑南征未附州郡。木华黎密察鲸有反侧意，请以萧也先监其军。至平州，鲸称疾逗留，复谋遁去，监军萧也先执送行在，诛之。鲸弟致愤其兄被诛，据锦州叛，略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数万讨之，州郡多杀致所署长吏降。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

丙子，致陷兴中府。七月，进兵临兴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谕之曰：“今若急攻，贼必遣兵来援，我断其归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县东侯之。致果遣鲸子东平将骑兵八千，步卒三万，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趋之，驰报，木华黎夜半引兵疾驰，遇于神水县东，夹击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马步战。选善射者数千，令曰：“贼步兵无甲，疾射之！”乃麾骑兵齐进，大败之，斩东平及士卒二千八百余级。拔开义县，进围锦州。致遣张太平、高益出战，又败之，斩首三千余级，溺死者不可胜数。围守月余，致愤将校不戮力，杀败将二十余人。高益惧，缚致出降，伏诛。广宁刘瑛、懿州田和尚降，木华黎曰：“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

丁丑八月，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分弘吉刺、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游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今，如朕亲临也。”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蠡州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东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太和岭入河东，攻太原、忻、代、泽、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阳，金守臣弃城遁，以前锋拓拔按察儿统蒙古军镇之拒金兵，以义州监军李廷植之弟守忠权河东南路帅府事。己卯，以萧特末儿等出云、朔，攻降岢岚火山军。以谷里夹打为元帅达鲁花赤，攻拔石、隰州，击絳州，克之。

庚辰，复由燕徇赵，至满城。武仙举真定来降。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史天倪进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之意也。”木华黎曰：“善。”下令禁无剽掠，所获老稚，悉遣还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悦。兵至濠阳，金邢州节度使武贵迎降，进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卫、怀、孟州，入济南。严实籍所隶相、魏、磁、洺、恩、博、滑、潘等州户三十万，诣军门降。

时金兵屯黄陵冈，号二十万，遣步兵二万袭济南。木华黎以轻兵五百击走之。遂会大军，薄黄陵冈。金兵阵河南岸，示以死战。木华黎曰：“此不可用长兵，当以短兵取胜。”令骑下马，引满齐发，亦下马督战，果大败之，溺死者众。进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诸军以草木填堑，直抵城下。

严实率所部先登，拔之。攻下单州，围东平，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戒之曰：“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辑之，勿苦郡县，以败事也。”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之。辛巳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鲁忽秃邀击之，斩七千余级，忙古引数百骑遁去。实入城，建行省，抚其民。

先是，郡王带孙攻泲不下，至是遣石天应拔之。五月，还军野狐岭。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来降，以为济、兖、单三州都总管，予绣衣玉带，劳之曰：“汝不惮跋涉数千里，慕义而来，寻当列奏，赐汝高爵，尔其勉之。”京东安抚使张琳皆来降，以琳行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郑遵亦以枣乡、蓀县降，升为元州，以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

秋八月，从驻青冢，监国公主遣使来劳，大飨将士，由东胜渡河西。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属焉。冬十月，复由云中历太和寨，入葭州，金将王公佐遁，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进取绥德，破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颜合达出兵三万阵于城东，蒙古不花以骑三千覘之，驰报曰：“彼见吾兵少，有轻敌心，明日合战，当佯败可以伏兵取胜也。”从之。夜半以大军衔枚齐进，伏于城东十五里两谷间。明日，蒙古不花进兵，望见金兵，即弃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发，鼓声震天地，万矢齐下，金兵大败，斩七千级，获马八百。合达走保延安，围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

北京权帅石天应擒送金骁将张铁枪，木华黎责其不降，厉声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余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木华黎义之，欲解其缚，诸将怒其不屈，竟杀之。遂降坊州，大飨士卒。闻金复取隰州，以轩成为经略使，于是复由丹州渡河围隰，克之。留合丑统蒙古军镇石、隰间，以田雄权元帅府事。

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陇，以张声势。视山川险夷，大兵道云中，攻下孟州四蹄寨，迁其民于州。拔晋阳义和寨，进克三清崖，入霍邑山堡，迁其人于赵城县。薄青龙堡，金平阳公胡天作拒守，裨将蒲察定住、监军王和开壁降，迁天作于平阳。

八月，有星昼见，隐士乔静真曰：“今观天象，未可征进。”木华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虽平，而河南、秦、巩未下，若因天象而不进兵，天下何时而定耶？且违君命，得为忠乎！”

冬十月，过晋至绛，拔荣州胡瓶堡，所至望风归附，河中久为金有，至是复来归。木华黎召石天应谓曰：“蒲为河东要害，我择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应权河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平阳李守忠、太原攸哈刺拔都、隰州田雄，并受节制。命天应造浮梁，以济归师。乃渡河拔同州，下蒲城，径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遣按赤将兵三千断潼关，遂西击凤翔，月余不下，谓诸将曰：“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乃驻兵渭水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徇宋凤州而还。

时中条山贼侯七等聚众十余万，伺大兵既西，谋袭河中。石天应遣别将吴权府引兵五百夜出东门，伏两谷间，戒之曰：“侯贼过半，急击之，我出其前，尔攻其后，可克也。”吴权府醉酒失期，天应战死。城陷，贼烧毁庐舍，杀掠人民，还走中条。先锋元帅按察儿邀击，败之，斩数万级，侯七复遁去。木华黎以天应子斡可袭领其众。

癸未春，师还，浮梁未成，顾诸将曰：“桥未毕工，安可坐待乎！”复攻下河西堡寨十余。三月，渡河还闻喜县，疾笃，召其弟带孙曰：“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后太祖亲攻凤翔，谓诸将曰：“使木华黎在，朕不亲至此矣！”至治元年，诏封孔温窟哇推忠效节保大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宣；木华黎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

速不台传

——《元史》卷一二一

【说明】速不台(1176—1248)，蒙古军大将。早年跟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勇猛善战，誉称“四狗”之一。1211年至1215年，参与攻金战役。1219年，从成吉思汗西征，曾大败斡罗斯、钦察联军。1231年跟从拖雷攻金，参与三峰山之战，歼灭了金军主力。1235年，又随拔都西征，扫灭钦察汗国，攻陷斡罗思许多城池。1241年，率军攻入马札儿(今匈牙利)，进抵秃纳河(今多瑙河)，攻取马茶城(今布达佩斯)。他是蒙古国的开国功臣之一。

速不台，蒙古兀良合部人。他的祖先在斡难河边打猎，遇见敦必乃皇帝，因而相互结交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到太祖铁木真时，已经交往了五代了。他的祖先有一人名叫捏里必的，生子孛忽都，大家视他为折里麻。折里麻就是汉语有谋略的人的意思。三世孙名叫合赤温，生子哈班。哈班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忽鲁浑，次子速不台，两人都骁勇擅长骑射。太祖在班朱尼河时，哈班曾驱赶一群羊来献，途中遇上强盗，被捉拿住。忽鲁浑与速不台随即赶到，用枪刺向强盗，人马都被刺倒，其余同党逃窜而去，于是免除了父亲的灾难，那群羊也得以送到了太祖住的地方。忽鲁浑以百户的身分跟从太祖与乃蛮部首领在长城以南作战，忽鲁浑用箭射退了敌人，乃蛮部众逃奔到阔赤檀山就溃散了。

速不台以质子的身分侍奉太祖，担任百户。壬申年，攻打金国的桓州，速不台率先登上城墙，拔下了该城。太祖下令赏赐给他一车金帛。灭里吉部势力强盛不肯归附。丙子，太祖在秃兀刺河的黑林召集众将开会，问道：“谁能替我去征伐灭里吉部？”速不台请求前往，太祖认为他非常壮勇就答应了他。于是挑选了部将阿里出率一百人先行出发，侦察灭里吉部的虚实。速不台跟着前进。速不台叮嘱阿里出说：“你在宿营时一定要带着婴儿的用具，离开时就留在那里，使人觉得象是携着家小逃亡的样子。”灭里吉人看到后，果然认为是逃亡的人，于是毫不戒备。己卯年，大军进至蟾河，与灭里吉部相遇，一仗就擒获了对方的两名将领，全部降服了其部众。灭里吉部头领霍都逃往钦察，速不台追赶他，在玉峪同钦察人交战，打败了他们。

壬午，太祖征讨回回国，其国王灭里弃国逃亡。太祖命令速不台与只别追赶，在灰里河赶上了，只别作战失利，速不台把部队驻扎在河东岸，下令部下每人点燃三支火炬以壮军威，回回国国王连夜逃走。太祖又命令他统率一万人从不罕川、必里罕城追赶，所经之处都是没有水的地方。度过不罕川以后，先派出一千人为前哨，接着率大军昼夜兼程。等到赶上，灭里逃入海中，一个多月后病死了，全部缴获了灭里所丢弃的珍宝并献给太祖。太祖说：“速不台枕戈待旦，日夜血战，为我王家效劳，我非常赞美他的功绩。”赐给他大珠，银瓶。

癸未，速不台上奏，请求讨伐钦察。太祖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率领部队绕过宽定吉思海，辗转到太和岭，凿石开道，出乎敌人的意料。部队到达时正遇上钦察人首领玉里吉和塔塔哈尔在不租河聚会，速不台纵兵奋勇冲杀，其部众溃散逃去。玉里吉的儿子被箭射中，逃到林子里，他的奴仆前来报告而抓获了他，其余众人全部投降。于是收服了钦察国土。又来到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的大、小密赤思老相遇，一战便降服了他们，略取阿速部而还。钦察的那个举告他的主人的奴仆，速不台释放他成为平民。回师后，把此事告知太祖，太祖说：“奴仆不忠于他的主人，难道能忠于他人吗？”于是杀了他。又上奏将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的千户，统一编为一军，太祖同意。攻略也迷里霍只部，缴获一万匹马进献给太祖。

太祖准备亲征河西，因为速不台连年在外，恐怕父母思念，便让他回家省亲。速不台上奏，愿意跟随西征。太祖命令他度过大沙漠前往。丙戌，攻克撒里畏吾特勤、赤冈等部，以及德顺、镇戎、兰、

会、洮、河等州，获得母马五千匹，全部献给朝廷。丁亥，得到太祖去世的消息，就返回来了。

己丑，太宗即位，把秃灭干公主嫁给速不台为妻。随从太宗进攻潼关，部队失利，太宗责备他。睿宗当时在藩王官邸，说兵家胜败不常，请让他立功自效。太宗于是命令速不台跟随睿宗攻略河南。经过牛头关，正遇到金国将领合达率领步兵、骑兵数十万严阵以待。睿宗向速不台问制敌的方略，速不台说：“居住在城中的人不能忍受劳苦，我们用接连不断的挑战来使他们疲劳，战斗就可以获胜了。”部队集中于三峰山，金兵把他们包围了数层，正赶上风雪大作，金军士兵冻僵倒在地上，部队乘机进攻，几乎全部歼灭了金军。从此以后金军无法再次振作。壬辰夏，睿宗还师驻守官山，留下速不台统领各道兵马包围汴京。癸巳，金朝皇帝渡过黄河北逃，速不台率军追上以后在黄龙冈击败他们，杀死一万多人。金朝皇帝又向南逃到归德府，没过多久，又逃到蔡州。汴京投降，俘获金朝的后妃及各种宝器献给太宗，进兵包围蔡州。甲午，蔡州城被攻下，金朝皇帝自焚而死。当时汴梁遭受战祸时间太久，这年闹饥荒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速不台下令，允许汴梁的老百姓渡河北上就食。

乙未年，太宗命令诸王拔都等西征八赤蛮，并说：“听说八赤蛮胆勇过人，速不台也是胆勇过人，我想可以战胜他。”于是命速不台担任先锋，与八赤蛮作战，继而又令他统帅大军，于是在宽田吉思海俘虏了八赤蛮的妻子和儿女。八赤蛮听到速不台前来，十分害怕，逃到海中。

辛丑，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伐兀鲁思部头领也烈班，被也烈班打败；围攻秃里思哥城，又未攻克。拔都奏请太宗派速不台前来督战，速不台挑选哈必赤军怯怜口等五十人前往，仅打了一仗就俘虏了也烈班。进兵攻打秃里思哥城，三天就打了下来，全部获取了兀鲁思所部后回军。途经哈喱里山，进攻马札儿部首领怯怜。速不台担任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兵分五路进击。众人说：“怯怜军势强盛，不可轻易进兵。”速不台献奇计，将怯怜军引诱到凜宁河。诸王的部队在上游，河水浅，战马可以过去，中间又有桥。下游水深，速不台准备编造木筏偷渡过河，绕到敌军的后面。没等渡河，诸王的部队抢先过河与敌交战。拔都所部争着过桥，反被敌军钻了空子，甲士三十人阵亡，部将八哈秃也战死。渡河以后，诸王以为敌兵还很多，想要速不台撤军，慢慢地回去再作打算。速不台说：“诸位大王想回去就自己回去吧，我不到秃纳河的马茶城就决不回去。”等到他率军急速赶到马茶城，诸王也都随后跟到，于是攻克了该城才回师。诸王前来聚会，拔都说：“凜宁河作战时，速不台救援来迟，以至我的八哈秃被杀。”速不台说：“诸位大王只知道上游水浅，而且有桥，于是抢先渡河与敌交战，却不知我在下游造木筏未完工，现在只说我行动迟缓，应当考虑其中的原因。”于是拔都也省悟过来。后来举行大会，赐速不台马奶和葡萄酒喝。言及征战怯怜时的事情，拔都说：“当时的所获一切都是速不台的功劳啊。”壬寅，太宗去世。癸卯，诸王大会，拔都打算不去，速不台说：“大王在皇族中是长兄，怎么能不去呢？”甲辰，于是拔都与诸王相会于也只里河。

丙午，定宗即位，速不台参加朝会后，回到秃刺河边的家中。戊申年去世，终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他为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为河南王，谥号忠定。儿子兀良合台。

【原文】

(金立昕译)

速不台，蒙古兀良合人。其先世猎于斡难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结纳，至太祖时，已五世矣。捏里必者生孛忽都，众目为折里麻。折里麻者，汉言有谋略人也。三世孙合赤温，生哈班。哈班二子，长忽鲁浑，次速不台，俱骁勇善骑射。太祖在班朱尼河时，哈班尝驱群羊以进，遇盗，被执。忽鲁浑与速不台继至，以枪刺之，人马皆倒，余党逸去，遂免父难，羊得达于行在所。忽鲁浑以百户从帝与乃蛮部主战于长城之南，忽鲁浑射却之，其众奔阔赤檀山而溃。

速不台以质子事帝，为百户。岁壬申，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帝命赐金帛一车。灭里吉部强盛不附。丙子，帝会诸将于秃兀刺河之黑林，问：“谁能为我征灭里吉者？”速不台请行，帝壮而许之。乃选裨将阿里出领百人先行，覘其虚实。速不台继进。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止宿必载婴儿具以行，去则遗之，使若挈家而逃者。”灭里吉见之，果以为逃者，遂不为备。己卯，大军到塘河，与灭里吉遇，一战而获其二将，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奔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

壬午，帝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别战不利，速不台驻军河东，戒其众人燕三炬以张军势，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经历皆无水之地。既度川，先发千人为游骑，继以大军昼夜兼行。此至，灭里逃入海，不月余，病死，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帝曰：“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大珠、银罍。

癸未，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首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还，以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又奏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从之。略也迷里霍只部，获马万匹以献。

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恐父母思之，遣令归省。速不台奏，愿以西征。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冈等部，及德顺、镇戎、兰、会、洮、河诸州，得牝马五千匹，悉献于朝。丁亥，闻太祖崩，乃还。

己丑，太宗即位，以秃灭干公主妻之。从攻潼关，军失利，帝责之。睿宗时在藩邸，言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遂命引兵从睿宗经理河南，道出牛头关，遇金将合达帅步骑数十万待战。睿宗问以方略，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师集三峰山，金兵围之数匝。会风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师乘之，杀戮殆尽。自是金军不能复振。壬辰夏，睿宗还驻官山，留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汴。癸巳，金主渡河北走，追败之于黄龙冈，斩首万余级。金主复南走归德府，未几，复走蔡州。汴降，俘其后妃及宝器以献，进围蔡州。甲午，蔡州破，金主自焚死。时汴梁受兵日久，岁饥人相食，速不台下令纵其民北渡以就食。

乙未，太宗命诸王拔都西征八赤蛮，且曰：“闻八赤蛮有胆勇，速不台亦有胆勇，可以胜之。”遂命为先锋，与八赤蛮战，继又令统大军，遂虏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思海。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

辛丑，太宗命诸王拔都等讨兀鲁思部主也烈班，为其所败；围秃里思哥城，不克。拔都奏遣速不台督战，速不台选哈必赤军怯怜口等五十人赴之，一战获也烈班。进攻秃里思哥城，三日克之，尽取兀鲁思所部而还。经哈哑里山，攻马札儿部主怯怜。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众曰：“怯怜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其军至滹宁河。诸王军于上流，水浅，马可涉，中复有桥。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筏潜渡，绕出敌后。未渡，诸王先涉河与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所乘，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将八哈秃。既渡，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徐图之。速不台曰：“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马茶城，不还也。”及驰至马茶城，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还。诸王来会，拔都曰：“滹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筏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于是拔都亦悟。后大会，饮以马乳及葡萄酒。言征怯怜时事，曰：“当时所获皆速不台功也。”壬寅，太宗崩。癸卯，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

丙午，定宗即位，既朝会，还家于秃刺河上。戊申卒，年七十三。赠效忠宣力佐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河南王，谥忠定。子兀良合台。

曩曩列传

——《元史》卷一四三

【说明】曩曩(1295—1345)，字子山，号怒叟，康里(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因他是色目人，

在元代，比汉人和南人有着优越的社会地位，他的父祖又是元朝的开国功臣，这对于巖巖的入仕，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巖巖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又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有利条件。因此，他宦途得意，自承直郎直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大都在皇帝身边任职，颇受宠幸。巖巖本人，又多才艺，未沾染贵胄公子恃势傲物的习气，喜欢读书人，加上自己的优越条件，自然成为读书人的宗主。

巖巖是元代著名书法家，以行书、草书见长，他的行草书，出规入矩，圆润流畅，如行云流水，线条优美，令人赏心悦目。传世书迹有《渔父辞》、《颜鲁公论书帖》等。

巖巖字子山，姓康里氏。他的父亲不忽木，本书另有传记。他的祖父叫燕真，在元世祖手下任职，跟随世祖南征北战，建立战功。巖巖自幼在国立学校读书，他博览群书，通晓各书的精义，关于修身养性学说，他从许衡那里学来或得自父兄的家传。他长大成人以后，袭封了宿卫之职。他神情凝重高迈，品行高洁，人们从他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是贵家子弟。他议论政事，英气勃发，手捻胡须，侃侃论辨，即使是诤谏名臣也超不过他。

起初任官为承直郎、集贤殿待制，升为兵部郎中，转任秘书监丞。他曾奉命去泉州稽察舟舶，对于珍珠、犀角之类的物品，看作草木一样，不肯正眼看一下。后改任为金太常礼仪院事，升任监察御史，又开河东廉访副使。还未赴任，又改为秘书太监，升任侍仪使。不久又提升为中书右司郎中，又升集贤殿直学士，转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升任礼部尚书，监察群玉内司。

巖巖能以身作则率领部下。元朝的制度，音乐舞蹈等机构属礼部管辖，遇上礼部公共宴集，各种歌舞艺人来演奏助兴。巖巖面对这种场面，无动于衷，他的下属各官，也都正襟危坐，不敢有轻浮举动。升任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仍旧兼任。不久，又兼任经筵官，再任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还没有上任，仍留在京城。又升任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然兼任经筵官。升为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又升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任命他为浙西廉访使，又留在京城，仍任大学士、知经筵事。不久，又任他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起初，元文宗励精图治，想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巖巖曾选取圣贤的格言在皇帝身边讲解，收效很大。元顺帝即位之后，除掉专权的奸臣，想重新整顿社会的风气。巖巖担任给皇帝讲解经书的经筵官，经常劝皇帝致力于经学，皇帝经常亲自去巖巖那里听取讲述，并且想以师礼相待，巖巖认为万万不行。凡是《四书》、《六经》中所记载的治国方略，他为皇帝条分缕析地进行讲解，一定要使皇帝内心省悟、完全理解了经书的内容后，才肯罢手。象柳宗元的《梓人传》、张商英的《七臣论》，他尤其喜欢讲说。他曾在皇帝面前极力陈述张商英所说的七位臣子的事迹，左右在场的人，都为之吃惊，继而表现出嫉妒的神色，但这些人一向了解巖巖为人正派，就不再怪罪他了。皇帝在闲暇之日想流览一下古代的名画，巖巖就拿出郭史恕画的《比干图》请皇帝看，并说商王不爱听忠臣的劝戒，因此才亡国。有一天皇帝看宋徽宗的画，并连连说好。巖巖乘机说道，宋徽宗多才多艺，只有一件事他不会，皇帝问他是哪一件事，巖巖回答说：“他只是不会当君主罢了。自身受到侮辱，国家灭亡，都是因他不会当君主的结果。君主重要的是要学会当君主，其他的事情都不必去追求。”如遇上自然灾害，必面带忧愁的脸色，便乘机对皇帝说：“上天仁慈，爱护君主，所以才用灾变进行警告。好比慈爱的父亲对待他的儿子，出于爱护他，才对他进行教育劝戒。儿子如能敬重孝顺父亲，那么父亲的满腔愤怒，必然烟消云散。君主如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那么上天必然会转怒为喜。”皇帝觉得他的态度诚恳，虚心听取。特别赏给他宴会服装九套以及玉带、钱币等，以表彰他的忠直。

曾对人说：“天下的政事，宰相应该向皇帝陈述，宰相如没有机会陈述，则由谏官向皇帝陈述，如谏官不敢陈述，则由经筵官向皇帝陈述。我身为经筵讲官，能够在皇帝面前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当时行政的得失利害，应该提出纠正的，他从来不保持沉默。有的大臣提出，想把前朝设置的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等机构撤销，巖巖上书说：“平民如果有了价值千金的产业，还

设立家学，聘请老师，哪有富有四海的堂堂天朝，连一所学校也容不下的道理呢！”皇帝听了以后，深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当天就把奎章阁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机构设置如旧，任命巖巖进行管理。他又请求设置检讨等官十六个名额，以备经筵进讲，皇帝都同意了。当时科举取士已经中止，巖巖从容地对皇帝说：“古代选取人才治理国家，必通过科举的道路，怎么能废除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恢复了科举制度。有一天他向皇帝讲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趁机陈述国家应及时撰修宋、辽、金三朝史书，时间长了，恐怕史料散失。后来设局纂修三朝史书，实际上是巖巖提议的。他又请求在国立学校里推行乡饮酒礼，让百姓懂得礼让谦逊，又请求给唐朝的刘蕡、宋朝的邵雍封赠荣誉官衔，以表彰他们的道学和忠直品行。皇帝接受了他的请求，专门传下圣旨。

巖巖声望很高，又官居高位，但他仍如饥似渴地喜欢读书人，因此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一致以他为领袖，聚集在他的门下。有位凭借权势的蒙古大官说道：“读书人有什么好？你这样爱重他们！”巖巖说道：“世祖认为读书人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他让裕宗向赞善王恂学习。现在内府藏书中收藏裕宗临书样张，当时裕宗亲笔在学生的名字中，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习书谨呈’字样，对读书人是这样敬重。世祖曾在夜间召我的祖先到他的床边，让我祖先讲说《四书》以及古今治乱的史实，到半夜还不睡。世祖高兴地说：‘我之所以让你向许衡求教，是想让你把那些有益于国家的言论告诉我，你应更加敬重谨慎，不辜负我的期望。’现在你说不喜欢读书人，难道你不考虑神圣的祖宗的用意所在吗？再者，读书人所讲的道理，如果采纳实行，君主就会推行仁政，臣子就会尽忠，做父亲的就会慈爱子女，子女就会孝敬父母，这样人际关系和协，国家也得到治理；如果违背了它，人际关系不能维持，国家就会陷于混乱。如果你想把你的家庭关系搞乱，我管不着，但你千万不要用这种话弄乱我们的国家。有的读书人看来弱不禁风，说话也好像有东西倒不出来，但他们的肚子里的学问却有过人的地方，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说得那位蒙古高官面有愧色。

后来他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又任他为翰林学士承旨，召还入京。当时中书平章一职空缺，皇帝的亲近大臣想推荐人，用言语试探皇帝的意向。皇帝说：“平章一职，已经有了人选，现正在赴任的路上。”近臣就知道皇帝选中的目标是巖巖，不再推荐别人。巖巖到京城七天，患热病去世，时在至正五年五月初八，年五十一岁。因为他家境贫寒，几乎没有衣物入殓。皇帝听说这种情况，深深地悲悼，赏给他家白银五锭。他家所欠公家的埋葬费用，大臣们请求用罚布款代为偿还。巖巖善长行书、草书，行家认为他的书法颇得晋人的笔意，他的片纸只字，人们竞相珍藏，不下金银宝物。朝廷给他加谥号为“文忠”。

（魏连科译）

【原文】

巖巖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传。祖燕真，事世祖，从征有功。巖巖幼肄业国学，博通群书，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诸许衡及父兄家传。长袭宿卫，风神凝远，制行峻洁，望而知其为贵介公子。其遇事英发，掀髯论辩，法家拂士不能过之。

始授承直郎、集贤待制，迁兵部郎中，转秘书监丞。奉命往覆泉舶，芥视珠犀，不少留目。改同金太常礼仪院事，拜监察御史，升河东廉访副使。未上，迁秘书太监，升侍仪使。寻擢中书左司郎中，迁集贤直学士，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

巖巖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木部，遇公宴，众伎毕陈。巖巖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迁领会同馆事、尚书，监群玉内司如故。寻兼经筵官，复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仍兼经筵官。升侍书学士、同知经筵事，复升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知经筵事。除浙西廉访使，复留为大学士，知经筵事。寻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知经筵事，提调宣文阁崇文监。

先是，文宗励精图治，巖巖尝以圣贤格言讲诵帝侧，裨益良多。顺帝即位之后，剪除权奸，思更治化。巖巖侍经筵，日劝帝务学，帝辄就之习授，欲宠以师礼，巖巖力辞不可。凡《四书》、《六经》所载治道，为帝细绎而言，必使辞达感动帝衷，敷畅旨意而后已。若柳宗元《梓人传》、张商英《七臣论》，尤善

诵说。尝于经筵力陈商英所言七臣之状，左右错愕，有嫉之之色，然素知其贤，不复肆愠。帝暇日欲观古名画，嶮嶮即取郭忠恕《比干图》以进，因言商王受不听忠臣之谏，遂亡其国。帝一日览宋徽宗画称善。嶮嶮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问何谓一事，对曰：“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或遇天变民灾，必忧见于色，乘间则进言于帝曰：“天心仁，爱人君，故以变示儆。譬如慈父于子，爱则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则父怒必释。人君侧身修行，则天意必回。”帝察其真诚，虚己以听。特赐只孙燕服九裘及玉带楮弊，以旌其言。

嶮嶮尝谓人曰：“天下事在宰相当言，宰相不得言则台谏言之，台谏不敢言则经筵言之。备位经筵，得言人所不敢言于天子之前，志愿足矣。”故于时政得失有当匡救者，未尝缄默。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嶮嶮进曰：“民有千金之户，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令嶮嶮董治。又请置检讨等取十六员以备进讲。帝皆俞允。时科举既輟，嶮嶮从容为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济世用，必由科举，何可废也。”帝采其论，寻复旧制。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宋、金三史，岁久恐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嶮嶮发其端。又请行乡饮酒于国学，使民知逊悌，及请褒赠唐刘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从其请，为之下诏。

嶮嶮以重望居高位，而雅爱儒士甚于饥渴，以故四方士大夫翁然宗之，萃于其门。达官有怙势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爱之。”嶮嶮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今秘书所藏裕宗仿书，当时御笔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尝慕召我先人坐寝榻下，陈说《四书》及古书治乱，至丙夜不寐。世祖言曰：‘朕所以令卿从许仲平学，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爱儒，宁不念圣祖神宗笃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从之则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伦咸得，国家咸治；违之则人伦咸失，家国咸乱。汝欲乱而家，吾弗能御，汝慎勿以斯言乱我国也。儒者或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贮藏有过人者，何可易视也。”达官色惭。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时中书平章阙员，近臣欲有所荐用，以言规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嶮嶮，不复荐人。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家贫，几无以为敛。帝闻为震悼，赐赙银五锭。其所负官中营运钱，台臣奏以罚布为之代偿。嶮嶮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谥文忠。

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一四六

【说明】耶律楚材(1190—1244)，金元之际契丹族人，辽皇族子孙。字晋卿，号湛然居士，世居中都(今北京)。楚材年轻时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佛、道、医、卜等学问，因父荫在金朝做官。元太祖十年(1215)，归降蒙古。随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占卜星象，兼行医术。在拖雷监国和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他是掌握汉文的必闾赤(书记)长，汉人称为中书令，受到重用，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奏请军民分治；反对以汉地为牧场，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赋税制；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印儒家典籍，渐兴文教；施用儒术，开科取士；废止屠城旧制，等等。对于“汉地”(指原金朝管辖的北方农业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恢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窝阔台汗死，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回回人奥都剌合蛮等，耶律楚材受到排挤，抑郁而死。崇信佛教，多与僧人往来。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庚午元历》、《皇极经世义》、《五星秘语》、《先知大数》等书。耶律楚材在封建时代的著作中一直被视为“名臣”。清朝乾隆皇帝曾下令在北京西郊瓮山脚下(今颐和园内)为耶律楚材立祠。以示纪念，至今该祠尚存。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父亲耶律履，因学问品行出众得以奉事金世宗，特别受到亲近和信任，去世时官至尚书右丞。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杨氏教他读书。长大后，博览群书，兼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以及佛、道、医、卜等学问，下笔写文章，好象早就做好似的。金朝制度，宰相之子可以按惯例通过考试担任尚书省属官。耶律楚材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章宗诏令按原有的制度办。考官用几个疑难案件进行提问，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有十七个人，唯独楚材的回答特别好，于是被征召为尚书省属官。此后又担任过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金宣宗迁都汴梁，完颜福兴为行尚书省事，留守燕京，征召耶律楚材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成吉思汗攻取燕京，听说楚材的名字，于是召见他。耶律楚材身高八尺，胡须漂亮，声音宏亮，太祖很看重他，说：“辽和金是世代的仇敌，我为你报仇雪恨。”楚材回答说：“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委身奉事金朝，既然做了金朝的臣民，怎敢仇恨自己的君主呢？”太祖很敬重他这番话，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于是称呼楚材为“吾图撒合里”而不叫他的名字，“吾图撒合里”，在蒙语中意思是胡须很长的人。

自己卯年夏六月，太祖向西讨伐回回国。祭旗的那一天，雪下了有三尺厚，太祖心中疑惑，耶律楚材说：“盛夏季节出现水气，这是战胜敌人的预兆。”庚辰年冬天，雷声很大，太祖又问他，他回答说：“回回国王将死在野外。”以后这些话都灵验了。西夏人常八斤，因为善于制造弓箭，得到太祖的赏识，所以经常自夸道：“国家正在兴兵打仗，耶律楚材这个书生有什么用！”楚材说：“造弓尚且要用弓匠，取天下的人怎能不用治理天下的工匠呢？”太祖听到后十分高兴，越来越信任和重用他。西域懂得历法的人上奏说五月十五日晚将出现月蚀。楚材说：“不对。”果然没有出现月蚀。第二年十月，耶律楚材说将有月蚀，西域人说没有，到时间果然月蚀八分。壬午年八月，彗星出现在西方，楚材说：“女真将改换皇帝了。”第二年，金宣宗果然去世。太祖每次出师征讨，必定要让耶律楚材占卜吉凶，太祖自己也炙烧羊胛骨，判断天意和人事是否相符。指着楚材对太宗说：“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家的。以后军国大事都要交给他处理。”甲申年，太祖到达东印度，驻扎在铁门关，有一只头上长角的野兽，形状象鹿却长着马的尾巴，绿颜色，会讲人话，对侍卫说：“你的主人应早点回去。”太祖向耶律楚材询问这件事，楚材回答说：“这是吉祥的动物，名叫角端，能说各个地方的语言，喜欢生灵而厌恶杀戮，这是上天降下符瑞以告诫陛下。陛下是上天的大儿子，天下的人都是陛下的子女，希望陛下顺应上天的心意，保全百姓的生命。”太祖当天就班师回去了。

丙戌年冬天，跟随太祖攻克灵武，将领们都争着掠取子女金帛，唯独耶律楚材专门收集失落的书籍和大黄等药材。不久士兵们染上疫病，用大黄一治就好了。太祖亲自经营西方的疆土，来不及制定有关制度，州郡长官，任意生杀，甚至把老百姓的妻子强迫变为奴隶，掠夺财物，兼并土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其贪婪暴虐，杀人满市。楚材听说后流下眼泪，随即向太祖上奏，请求向各州郡发布禁令，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不得随便向百姓征税调役，囚犯应处死刑的必须上报，违反者处以死罪，于是贪暴的风气有所收敛。燕京一带有许多厉害的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就拉着牛车到富人家索取财物，不给就杀人。当时睿宗拖雷以皇子的身份监理国事，听说这些情况，便派遣宫中使臣和耶律楚材一起前去严厉查办。楚材查问到盗贼的姓名，都是留后长官的亲属和有权势人家的子弟，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盗贼的家里贿赂宫中使臣，使臣企图拖延处理，楚材向他讲明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使臣惧怕，听从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定案后，在集市上处死十六人，燕京的百姓才安定下来。

己丑年秋天，太宗将要即位，宗室皇亲都聚集在一起，讨论还没有作出决定。当时睿宗拖雷是太宗窝阔台的亲弟弟，所以耶律楚材对睿宗说：“这是宗庙社稷的大事，应该尽早确定。”睿宗说：“事情还没有完结，另外选个日子怎么样？”楚材说：“过了今天就没有吉日了。”于是确定下来，耶律楚材建立礼仪制度，进而对亲王察合台说：“亲王虽然是兄长，但地位则是臣子，按礼节应当跪拜皇帝。您跪